

傷寒論辨義

二



傷寒論講義卷三

漢張仲景原文

廣濟張有章講

男書勵筆錄

太陽病二日反躁。脈經日下有而燒瓦。反躁煩脈經無。譖語十餘日。振慄自下利。脈經日下有而反汗出無慄自下利四字。

胃中水。脈經無水字。竭躁煩。脈經無煩字。其汗從腰已。脈經已作以。下不得汗。脈經汗下有其人二字。欲小便不得。反嘔。脈經便下有反字。欲失溲足下惡風。大便硬。脈經便下有字硬作堅。小便當數而不數。及不。脈經無不字。多大便已。脈經已下有其字。頭卓然而痛。其人足心必熱。穀氣下流。

故也。字義變應作叔。說文從上按下也。欲失溲之欲乃數之段借。漢書註數非一也。不緩讀為北。得北等韻。得多雙聲。故多不令音為得也。卓乃掉之段借。掉說文搖也。

此言火逆津傷。陰陽不和。必俟津還胃中。方為欲解之兆也。太陽病二脉反躁者。陽熱盛也。醫者反以燒瓦熨按其背而大汗出者。陰津傷也。火熱。奮胃中水竭。大便成鞭。躁動不已。涉及神經。必發譫語。延十餘日。經氣再周。陽熱退而振寒。陰津復而下利。陰陽自和。病為欲解。解之之故究有何由。誠以
熨背汗出之時。身汗大出。而從腰以下不得汗。胃中水竭之頃。腎液尚存。而欲小便不得。乃數失溲。是下焦之陰液未傷也。反嘔者。津液欲還於胃也。足下惡風者。陽氣不行於下也。謳語則大便當鞭。便鞭則小便當數。今者溲雖數失。而欲小便不得。津液不久。即當還胃。陰陽自和。及得大便。頭掉搖而痛者。以陰氣上行。因下焦之津液之還胃故也。足心必熱者。以陽熱下交。因中焦穀氣之下流故也。前之陰陽不和。由於便鞭。便鞭由於胃中津傷。津傷則升降息。後之陰陽自和。由於下利。下利由於胃中津還。津還則上下交。故曰

陽亢則陰亡者。此也。營衛出於胃者。此也。

太陽病 脉經無中風以火劫發 脈經病源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 脈經無病字下有其字度二字作度二字則字作則字則脈經無小便難。陰陽俱虛竭。身體則枯燥。但頭汗出劑 脈經病源劑作齊頸而還腹滿脈經滿下微喘。口乾咽爛。或不大便。久則譫語。病源譫語作誠言甚者至噦。手足躁擾。捻 脈經捻作循病源捻作尋衣摸床。小便利者。其人可治。字義故奪去也。是荀子楊倞注。失乃駛之假借。駛馬疾足也。引伸為疾速之義。灼廣雅釋詁。灼蒸也。捻集韻。捏也。摸唐韻。摶也。

此言火逆陽亢。陰陽不和。必須陰津未傷。方有可治之機也。西醫謂火傷胆血證。血液中赤血球崩壞。其色素之一部分。或沉著於肝藏及脾藏。致肝脾腫大。皮膚及黏膜呈輕度黃疸。心臟部聞有貧血性雜音。而黃疸每因胆

汁不能入腸。大便呈灰白色。便常秘結。体力及腦力消耗。精神衰憊。間有衄血下血吐血者。揆與本條極相類似。太陽中風。用火奪火。熱加風。氣行橫決奔馳。營衛五十。常度失循。風為陽邪。火為陽毒。兩陽互乘。交相熏蒸。血中火毒。遂令身黃。西醫所謂火傷胆血證。血液中赤血球崩壞。其色素沈著於肝藏及脾藏。致肝脾腫大。皮膚及黏膜呈黃疸。是也。然而身熱發黃。雖陰陽變證有殊。約其所見。則有四焉。或陽氣亢盛於上。血被逼而衄。陰液虛乏於下。水乃竭而小便難。證象如此。病猶較輕。此與西醫所謂間有衄血者。是也。或陰陽俱虛竭。身體無陰血營養。則枯燥口咽無津液滋潤。則乾爛。此陰竭之象也。頭汗出剝頸而還者。陰走而陽將上浮。腹滿微喘者。胃實而陽不下交。此陽虛之象也。上列各證。病已較厲。西醫所謂心臟部。聞有貧血性雜音。腦力耗散。精神衰憊者。是也。或除上證外。又見便閉。胃府之陽亢。內則不大

便譖語甚者至噦。手足之陽亢外則躁動擾亂。捻衣摸牀。真陰立亡。其病更危。腎與膀胱相表裏。少陰與陽明相互資。胃熱雖盛。小便尚利。猶冀僅存之。陰津以滋極亢之陽熱。夫傷寒之病。以陽為主。故最畏陽亡。而火逆之病。以陰為主。故最懼陰竭。若小便難。陰津已竭。病不可救。必小便利。陰津尚存。病斯可治。西醫所謂大便秘結。又謂傷寒菌傳入神經系統。則細聲呢喃。手足躁動是也。亦以神經屬腎。腎屬少陰。陽明熱結。逼灼少陰。因見此象耳。

傷寒脈浮。脈經浮下有而字醫以火迫刲之。亡陽必脉經無字。驚狂起卧不安者。脈經安下有屬者字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。

桂枝湯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

桂枝三兩
去皮
甘草二兩
生姜三兩
切
牡蠣五兩
龍骨四兩
大棗十二枚
桂枝十二枚

蜀漆四兩
洗
去腥

右為末。以水一斗二升。先煮蜀漆減二升。納諸藥。煮取三升。去滓。溫服一升。
此言寒傷太陽之衛。不先服湯發汗。而反用火迫劫。遂致表邪未解。陽亢而亡也。傷寒脈浮。衛氣騰昇。用火迫劫。陽亢而亡。陰與陽相互根。太陽與少陰相表裏。太陽衛氣既昇。騰激動心神。少陰陽氣乃浮越。故必驚狂。陽主動而陰主靜。陽氣亢盛。勢將逃亡。陰陽脫離。動靜靡定。故起卧不安。西醫所謂傷寒併發病。牽及神經系統。有時躁動不休。起牀逃走者是也。故以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。方名救逆者。意謂本應汗解。反以火攻。仍用桂枝湯發汗以解表邪。加蜀漆清火熱。龍骨牡蠣鎮浮陽。以救火逆之意也。知其表邪未解者。以仍用桂枝湯也。既用桂枝湯。又去芍藥。加蜀漆牡蠣龍骨者。以陽雖將亡。陰猶未傷也。不然。本篇上文甘草乾姜湯條內。係桂枝證。重發汗。復燒鍼。乃陰竭而亡陽。用四逆湯救其陽。本條亦係桂枝證。用火迫

叔。乃陽亢而亡陽。用此湯收其陽者。以彼為陽微。此為陽浮也。又彼條服桂枝湯誤汗陽亢。更作芍藥甘草湯以偏滋其陰。本條未服桂枝湯火劫陽。用此湯去芍藥。以獨鎮陽者。以彼得汗表已解。故重用芍藥以和陰也。得汗表未解。故無須芍藥以和陰也。

形作脈經無傷寒脈不弦緊而弱。弱者脈經無弱者之弱字必渴。被火者必譫語。弱者發熱脈浮解之當汗出愈。字義作爾雅釋言。為也。

此言溫病不可火攻。並言中風宜以汗解。而溫病與中風脈證大概相類。其不同者。僅有渴否之分也。形為頭痛項強發熱惡風。其證頗似傷寒。其脈不絃緊而弱。則非傷寒證之脈浮緊。而似中風證之脈浮緩也。弱者必渴。又非中風證之不渴。而乃溫病之渴也。溫病者。熱病也。冬傷於寒。即病名為傷寒。不即病者。至春隨陽氣而發。變為溫病。寒邪久匿。漸成熟。胃津被煎。口必

作渴。治法正宜辛溫發散。誤被火攻。兩熱相合。搏於胃中。必發譫語。此溫病不可火攻者如此。弱者發熱脈浮。解之當汗出愈者。其曰發熱。即本篇上文外證未解之謂也。其曰弱。又曰脈浮。即本篇上文脈浮弱之謂也。其曰解之。當汗出愈。即本篇上文當以汗解宜桂枝湯之謂也。但是本條乃係言溫病。又附言中風者。止見脈證雖相似。口渴則有殊。既因寒熱之異。遂以治法不同。仲景示人其意深矣。

太陽病以火熏之。不得汗。其人必躁。到經不鮮。脉經必下
有有字
清血名為火邪字義熏。詩憂心如薰毛傅灼也。

此言病在太陽。火毒傳入膀胱。必令小便廁血也。病在太陽。本應汗解。今反用火熏灼。火邪入內。既變為熱。風寒莫解。又鬱為熱。皮膚者。膀胱之所主也。膀胱者。腎藏相互通也。皮膚之中。被熱灼動。則其人必躁。病踰七日。如仍不

鮮火隨邪氣從外入內。腎藏之血被熱灼傷。則小便廁血。故其病名謂之火邪。
脈浮熱甚。反作而。脉經反。灸之。此為實。實以虛治。因火而動。必咽燥唾血。脉經必
血作咽燥。字義矣。說文均也。
必吐血。

此言病在陽明。火毒傳入胃中。必令吐血也。經曰。邪氣盛則實。精氣奪則虛。
脈浮熱甚者。胃中邪實之脈證也。灸之者。藏寒生病之治法也。既屬邪實之
證。乃用正虛之治。因火而動。熱邪傷陰。胃津虛竭。則咽燥。胃血逆行。則唾血。
微數之脈。慎不可灸。因火為邪。則為煩逆。追虛逐實。血散脈中。火氣雖微。內攻
有力。焦骨傷筋。血難復也。

此言脈為正虛邪實。證為虛熱兼見。不可妄灸。以傷陰血也。脈微為正虛。脈
數為熱實。虛熱兼見。慎不可灸。灸可補虛。不能除熱。若誤灸之。因火為邪。反
增煩熱。其治為逆。欲藉灸以追正虛。適被火而逐熱實。火隨充膚。熱肉之血。

分散於經脈之中。艾火之氣外炎雖似甚微。侵入身體內攻則實有力。名曰普
所以焦傷。正以血難復而無濡故也。

脈浮宜脈經宜以汗解。用反二字無用字。脈經下有而火矣之邪無從出。脈經出因火而盛。作當作去
病徙腰以下必脈經必下重而痺。名火逆也。脈經名火逆也。作此為火逆。欲脈經欲上自解。有當字。有若字。
者必脈經無當先煩。乃脈經乃上重一煩字。有汗脈經汗下有而解。何以知之。脈浮故知。汗出脈經出下解也。

此言病在太陽。誤以火灸。遂致陰陽不交。證乃成痺也。脈浮病在太陽。宜以汗解。其表醫用火灸之。表不得汗以解。邪無從出。熱乃被艾之矣。因火而感火性固炎上。陽氣亦喜上陽。上行而不下降。病上盛則必下虛。故病徒腫以下。陰盛則重。陽虛則痺。此非風寒濕三氣雜至而成之痺。乃因風寒被灸。陰陽不交而成之痺。故曰名火逆也。痺成由於陰陽不交。痺解必俟陰陽自知。

故。陽先行於陰則發煩。陰復資於陽則有汗。癆病既愈。表證亦解。何以知之。以其脈浮病在於表。故知汗出不獨痺可愈。表亦解也。

燒針令其汗。針處被寒。核起而赤者。必奔豚。氣從少腹上衝心者。灸其核上。

一壯。與桂枝加桂湯。

脈經針作鍼。奔作瘡。無各字。

桂枝加桂湯方

於桂枝湯方內。更加桂二兩。共五兩。餘依前法。

此言燒鍼令汗外寒重襲。腎寒乘心。病成奔豚。因出外內兼治之法也。燒鍼令其汗者。陰血難傷。寒邪不解也。鍼處被寒。核起而赤者。寒邪復內侵。心陽乃外浮也。膀胱與腎相表裏。太陽之外寒重襲。腎藏受寒矣。腎與心互交通。心藏之陰陽兩虛。腎寒逆乘矣。必發奔豚。氣從少腹上衝心。外則灸其核上。各一壯。助心陽以散表寒。內則與桂枝加桂湯。解表邪而保心陽。因其證既



兩傷。故其法須兼治也。

火逆下之。因燒針煩躁者。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。

脈經躁下有屬字
無者主之三字

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方

桂枝一兩 甘草二兩 龍骨二兩 牡蠣二兩

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溫八合。

此言病在太陽。火下兩誤。證成煩躁者。出方也。病為表邪。逆以火攻陽。遂亢矣。貌似裏實。妄以下劑。陰乃奪矣。因加燒鍼。證成煩躁。陰陽乖離矣。故取龍骨牡蠣水族之物。抑亢陽以下交於陰。兼戢鍼火毒。取桂枝辛溫之品。啟陰氣以上交於陽。並解風寒之邪。妙在甘草資益中土。以補下後之虛。而交陰陽之氣。煩躁斯愈矣。

太陽傷寒者。加溫針必驚也。

此言病在太陽。用火誤攻。證成神驚者示戒也。太陽傷寒。不用汗解。妄加溫鍼。傷其血脉。心藏為血脉之主。腎與心藏相通。中醫謂驚為氣外浮者。指言也。西醫謂驚乃神經感動者。指腎言也。其指不同。其義則一。

太陽病當惡寒。脈經寒下。發熱。今自汗出。脈經出下。不惡寒發熱。閉上。脈細。細下有數者。此脈經此作以醫吐之過也。脈經也下有一脈經一下二日吐之者。脈無者。腹中饑。脈經饑。口不能食。三四日吐之者。脈經無者。字。不喜糜粥。欲食冷食。朝食暮吐。以肺經以醫吐之所致也。此為小逆。(字義)糜。說文糲也。爾雅釋言注。粥之稠者曰糜。此為小逆之此。乃豈止之合音。

此言風寒不以汗解。妄吐傷胃津液。津液既虛。陽熱遂盛。虛熱相搏。變證不一也。太陽病當惡寒發熱。今自汗出而不惡寒發熱。脈當陽浮而陰弱。今關上脈細數。此既非太陽桂枝證也。陽明病當發熱汗出而不惡寒。今自汗不惡。

寒而亦不發熱。脉當大今閑上脈細數。此又非陽明承氣證也。推原其故。乃醫妄吐之故也。胃中津液隨吐而傷。津液虛則胃熱盛。胃熱愈盛。津液外泄。故自汗出。血流逆疾。故閑上脈細數。然脈細為虛。脈數為熱。既見細又見數。何也。以陰陽者互根。則有相資之妙。偏勝必成俱亡之禍。始因胃津傷而脈見細。繼因胃熱盛而脈見數。陰津竭乃虛熱之由。虛熱是陽將亡之兆。故實熱者可以苦寒之品下之。虛熱者必以甘溫之品補之。若徒知其數為熱。不察其細為虛。妄行攻下。更生不測矣。此西醫所謂凡嘔之初。因迷走神經之反射性亢奮。脈搏緩慢。動脈血壓沉降。然及嘔吐既終。則脈搏疾速。血壓昇騰。又曰。嘔吐之際。唾液汗液分泌亢進者是也。又或一二日為時尚淺。設妄吐之。胃中津傷。陽熱獨盛。熱能消穀。故腹中則餓。此其熱為虛熱也。虛熱盛於中。胃寒逆於上。胃脘則冷。此其寒為真寒也。此與大惑篇曰。人之善亂。

而不嗜食者。何氣使然。歧伯曰。精氣并於脾。熱氣留於胃。胃熱則消穀。穀消故善飢。胃氣逆上。故胃腕寒。釋名釋天寒。杆也。杆格也。胃腕寒。故不嗜食也。海論曰。水

穀之海不足。則飢不受穀食。其理同矣。又與西醫所謂胃與十二指腸交通如常。而胃之蠕動強盛。食物速送入於腸內。之胃運動強盛證。起於胃液分泌減少。缺乏之際。其時食物速送入於腸胃中。不起酸酵分解。故患者時覺飢餓而無飽食之感。又謂本病與善飢證不同者。以其無發作性。貪食慾望旺盛。又與多食證亦異。多食證者。非大量食物不飽。既飽即已。是因食慾旺盛。或酸化作用旺盛之故。而本病時食慾並不旺盛。且常不振。又因本病為神經衰弱證之一分證者。其說合矣。但是太陰屬肺。則以腹飢屬胃。不能食屬胃腕。海論則以飢不受穀食。皆屬胃。何也。亦以胃腕寒。由於胃陰逆證。雖分胃與胃腕。因乃發於胃中虛熱。此可知其熱為虛之故矣。中醫則謂本證為水穀之海不足。西醫則

謂本證為神經衰弱之一分證。神經為少陰腎所主。水穀之海為陽明胃所主。戊癸合化。中下互資。胃氣既虛。腎精必弱。此可知其寒為真寒矣。若三四日病時稍久。設妄吐之。不獨胃病。而脾亦病。何以言之。其不喜寒。則食冷食者。可知胃中熱矣。師傳篇曰。中熱消薄。則便寒。是也。其朝食暮吐者。脾亦受傷。不能磨化。無由下行。只得還出。可知脾陽虛矣。金匱嘔吐噦下利篇曰。趺陽脈浮而濇。浮則為虛。虛則傷脾。脾傷則不磨化。朝食暮吐。暮食朝吐。宿穀不化。名曰胃反是也。西醫所謂胃擴張證。食慾減退。口渴。胃部有壓重及充滿感。是等證候。自上午至下午。漸漸增加。發惡臭之噯氣。吞酸。大便閉結。漸退則發嘔吐。吐物量甚多。又曰。胃運動弱矣。因於胃筋力之原發性減衰者居多是也。但是朝食暮吐。中醫謂由於脾虛。西醫謂由於胃虛。何也。夫胃主藏穀。脾主化穀。內經所言。最為確鑿。二者作用有殊。中醫數十年以前即